



# 榮譽院士 楊綱凱教授 讚辭

若說楊綱凱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的關係始於早遠，未免過於輕描淡寫。楊教授於一九七三年開始在中大任教，但原來他第一次來到馬料水校園是早於中大成立，當時只有十歲的楊綱凱隨父母到崇基校園，此行或許已在稚子心上留下印記。

若干年後，楊綱凱於一九六五年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升讀大學。可莫說負笈海外「無甚特別」，因那終究是一九六零年代中期，高等教育遠遠不及現時國際化，更遑論「全球化」。當年十七歲的楊綱凱實為加州理工學院本科生中寥寥三四名來自香港的學生之一。他留在加州理工學院完成博士學位後，於一九七二年轉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職博士後研究員及導師，一年後回港，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之後一直在中大服務達四十多年，不曾間斷。

超越四十年的服務，細水長流，克盡己職，在現今的高等教育界中實屬難能可貴。

若要評價一個人對其服務機構的貢獻，工作年資固然重要，但斷非唯一的指標，也不能單單數算其歷年來曾經擔任過的職務。楊教授在中大曾出任的教研及行政職務，包括教授、系主任、學院院長、研究院院長、副校長以及書院院長，數量之多，範疇之廣，無出其右。楊教授學術以外的成就同樣顯卓，本著其專業知識和高尚品德，多年來在大學以外對教育及社會貢獻良多。

由是觀之，楊教授在大學服務期間的貢獻毋庸置疑，然而除了工作履歷以外，我們還可從楊教授身上看到甚麼呢？

首先是其堅定不移之志。套用他的話語，既然所服務的機構使命正確，個人就應堅守崗位，不會輕易放下。一所大學的首要使命，當然是教導每一位踏入大學之門的莘莘學子，培育他們成才。楊教授在中大工作逾四十年，即使為大學的眾多事務勞心勞力，卻從未放下教鞭。他認為透過接觸不同學生，必可從他們身上學習更多，他亦樂見學生成長和進步。在他的眼中，教學總是充滿樂趣的。

其次是其謙遜的態度。楊教授歷任大學眾多要職，貢獻有目共睹，但他從不矜誇，從不著意那彰顯非凡成就的輝煌履歷。楊教授最令人敬仰的，是他務實的工作和無私的付出。為何大學多年來對他信任不衰、續委重託？楊教授以一貫的謙虛態度回應，表示自己「十分幸運」能在中大的不同發展階段，以至個人事業生涯中，有機會參與不同類型的工作。（但究其實一位學者能夠獲委任為大學副校長，並出任達十七年之久，又是否「幸運」兩字足以解釋？）

最後是楊教授每每能積極面對改變。自他任職中大以來，高等教育的世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相信今天入職的年輕學者，難以想像一九七三年楊教授投身教學時的情況。當其時的高等教育體系還沒有研究評審工作、沒有學生對教學的評鑑（即使有類似的評鑑方式亦只是初具規模）、沒有質素保證實地考察、沒有制訂發展策略的意識，亦沒有全球大學排行榜。當時世界各地的大學主要面向當地社區，而且各地的政府和立法機構，亦對公帑資助的大專院校監察較寬。

隨著時代變遷，無論我們是否願意，作為大學一分子，我們亦應接受各種轉變。楊教授一直盡心盡力協助大學迎接種種挑戰，近年的一個例證，就是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籌建工作，以香港中文大學為範本，在內地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

除了帶領大學的發展，楊教授亦樂於面對事業的改變。當不少學者選擇退下前線，或者重返相對平靜的實驗室或圖書館裏，楊教授卻扛起了書院院長一職，成為敬文書院的創院院長，開展了事業的新里程。

眾所周知，書院制度是中大獨有的特色之一，有助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各方面的全人發展，有了各所書院的相輔相成，方可塑造出中大的精神面貌。楊教授應邀出任敬文書院創院院長後，即本其一貫作風，全力以赴，不論是書院大樓的建造工程、物色院務委員、招募教職員人才，以至招納學生加入新書院，他都盡其所能、領導書院不斷向前，迎接各種挑戰。現在，楊教授即使已卸任院長一職，但仍繼續在院內教授通識課，秉承敬文書院「修己澤人」的教育使命。

除了任職中大，楊教授對高等教育以至其專攻的物理研究亦卓有貢獻。他於一九九九年被選為美國物理學會院士，亦曾任亞太物理聯會副會長。

主席閣下，有鑑於楊綱凱教授一直獻身教育，於香港中文大學服務歷四十餘載，對大學的發展以至學術研究方面均貢獻殊偉，本人謹恭請主席閣下頒授榮譽院士銜予楊綱凱教授。